# 斯芬克斯因子的辩证诗学：莎士比亚《麦克白》中权力意识与上层建筑的伦理选择

# The Dialectical Poetics of Sphinx Factor: The Ethical Choice of Power Senses and Superstructure in Shakespeare's *Macbeth*

罗益民（**Luo Yimin**）　汪　希（**Wang Xi**）

**内容摘要：**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集中演绎了主人公麦克白的权力欲望如何膨胀，并在这种欲望的蛊惑和推动下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一步步走向毁灭，从而陷入伦理困境。与之相应的权力意识具象而成的上层建筑所隐含的伦理使之一步步地走向毁灭性的悲剧。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出发，探索权力意识和上层建筑与麦克白的伦理选择之间的关系发现：（1）麦克白在伦理选择过程中道德失效的原由在于他斯芬克斯因子失衡、权力欲望过盛、伦理选择错误；（2）这些错误同时与他所构建的上层建筑成为麦克白伦理选择价值的目标和判断；（3）麦克白不可逆转的命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他对他所面临的斯芬克斯因子的把握。

**关键词：**斯芬克斯因子；莎士比亚；《麦克白》；权力意识；上层建筑；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罗益民，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莎士比亚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西南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与拓扑学的跨学科研究；汪希，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拓扑隐喻学理论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项目编号：16BWW001】和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拓扑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性格理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运用”【项目编号：CYS2009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Dialectical Poetics of Sphinx Factor: The Ethical Choice of Power Senses and Superstructure in Shakespeare's *Macbeth*

**Abstract:** *Macbeth*, being one of Shakespeare's well-known Four Tragedies, demonstrates how the protagonist Macbeth has swelled in his power senses and how

he is lured and promoted by this desire so that he is not able to make correct ethical choice as to go towards destruction step by step and falls into his ethical predicament. Correspondingly the upper structure embodied by its equivalent power senses has been gradually growing into the tragedy of destruction. The present paper purpor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sense and upper structure and Macbeth's choice of ethic intention: 1. Macbeth's loss in the choice of ethical intention and hence his failure of morality lies in his spinx factors, the exceeding power desire and his mistaken choice of ethical route; 2. These faults together with his upper structure he purports to construct make up for his aim and judgement of ethical values; 3. The elements determining his irreversible fortune are his controlling of his spinx factors.

**Keywords:** Sphinx factor; Shakespeare; *Macbeth*; power sense; superstructure; ethical choice

**Author: Luo Yim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He holds Ph.D.s in literatur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in Philosophy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major interests include Shakespeare Stud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opology (Email: mrluoyimin@163.com). **Wang Xi**, M.A. student of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Email: 1031523743@qq.com).

文学批评家聂珍钊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今广泛用于文学的批评研究。这种批评方法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同样有效。在莎士比亚诞生、成名、流行并被后世所传诵、演出、研究、翻译、阅读、传播以后，时至 18 世纪批评家撒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他的《莎士比亚序言》里抱怨莎士比亚的写作“似乎没有任何道德目的”，他“牺牲美德，迁就权宜”（47）[1]。总之，个人的道德、群体的伦理以及其背后的欲望与权力，在理论上是谈不完的话题。在文学创作实践方面，《创世纪》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企图与神有同样的能力与或者权力，在该隐传说故事中涉及了利益与欲望的关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暴风雨》《皆大欢喜》中的新国王弑兄等，在主题描述方面都属于欲望和权力的体系。凡是涉及到了欲望和权力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伦理上的关怀，同时也与最终发展到上层建筑层次的权力象征与权力具象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是一部典型的围绕权力与欲望展开的文学作品。在研究这部作品时，其中涉及到的由权力和欲望引发的伦理问题是不可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上层建

1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筑的讨论与《麦克白》中的权力意识以及涉及到的伦理话题，可以从一个角度阐释麦克白这位反英雄的伦理选择和取向以及他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也可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提供一种有效的解释。

## 一、麦克白伦理选择中权力意识与理性意志的失衡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2014）中认为，行动的恰当进程即有效的进程是一个中间状态，是过度和不足之间的中庸。[1]这与之后在文艺方面由贺拉斯所提出的“适合”（decorum）原则颇为相似，也和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戏剧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即行动）方面的，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引申出来的三一律规定是一致的。[2]理论家和批评家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为了在欲望和节制之间取得一个应有的且恰当的平衡。这既是亚理士多德等人对创作和演出的一种教导和规训，也和他提出的德行适度的道理是相通的。及至浪漫主义时期以前，在审美方面，理论家们坚持适度是一种包含比例与和谐的整体结构观念。这种精神用于对人格的塑造方面是恰如其分的。在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有个与西方伦理学中中庸原则类似的核心概念，就是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两部分组成，具体体现为人性因子的核心要素理性意志与兽性因子中的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在文学作品中，力量间的相互对抗与此消彼长的波动影响着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平衡：“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38），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便是这样一位在斯芬克斯因子失衡后，主控行动朝着善的方向还是恶的方向的道德意志失效的悲剧性人物。

聂珍钊提出的另一个与斯芬克斯因子相关的重要概念是伦理选择，也就是人类对于做人还是做兽的选择。当斯芬克斯因子中的高级因子即人性因子能够合理地控制住低级因子即兽性因子时，人便可以遵循着向上向善的方向做出“止于至善”（《礼记·大学》）的伦理选择。从根本上说，便是人的理性意志若能控制、引导代表原始冲动的自然意志和代表欲望与追求的自由意志，人便可以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反之则向着反方向前进。在麦克白这个人物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波动主要表现为他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之间的交锋，其中自由意志的核心要素则是他的意识中对权力的欲求。麦克白受权欲的驱使，遵循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快乐原则”行事，未能用理性意志控制好自由意志中的欲望和冲动，导致权力意识过盛，超出了应该有的分量，从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产生了错误的行动。倘若麦克白能够遵循相对平衡

1　参见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47-57；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C. D. C. Reeve (Indianapolis, IN: Hakett Publishing, 2014) 35-56。

2　参见 谈瀛州：《莎评简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16。

或者理智战胜欲望的原则，恰如其分地去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斯芬克斯因子的平衡，那么麦克白的悲剧便不会发生。

在戏剧的开始，麦克白懂得以正当的方式，通过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勇猛杀敌获得应有的权力换得荣誉与尊重。他选择了或者说他斯芬克斯因子中的人性因子来决策他的行为向量，致使他朝着正义、美德和善的方向进行，因此构成了一个正义的英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些美德，他获得了国王的信任和宠爱，被加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和“考特爵士”（第一幕第三场）[1]。然而他听信妖魔的谗言，以为神秘的自然赋予了他君权神授的可能性，他便得陇望蜀，得寸进尺，要得到三个女巫给出的神启似的逻辑，以至于他自己错误的认为国王宝座应该是属于他的，因而他为之奋斗也是合乎逻辑且合情合理的。然而，这一点并非是他认为的逻辑的“真相”，于是他通过违背伦理原则、不符合正义的方式，杀死了国王和相关的人员，超出了斯芬克斯因子系统中的中间与平衡状态。他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使其选择另一种向量价值的方向。

本来，麦克白与常人一样虽有欲求，但却能够用理性意志去控制自由意志，懂得遵守社会公认的伦理秩序，正如麦克白夫人对他评价的那样：“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第四幕第五场）。麦克白夫人这里所说的“奸恶”，似乎成了获得权力的一种重要因素。在同一时代同样是剧作家的克里斯托弗·马洛写出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里，也包含了类似的主题。浮士德要获得他所需要的非凡的才能，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符合美德的要求的，超出了伦理规定的底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麦克白只不过是一个改版的浮士德。浮士德想获得宇宙间的一切知识，不顾一切，出卖灵魂；麦克白觊觎唾手可得的王位，加之他的夫人的推动，并有三个女巫煽风点火，致使他权令智昏，走向毁灭。

除此之外，《麦克白》全剧充满超自然因素，比如女巫、预言、鬼魂等，总会让人误以为麦克白错误行为是一种超自然力量导致的。但实际上正如布拉德利所说，“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几乎全然是世俗的；莎士比亚在写作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视野完全局限于非神学的观察与思想”（Bradley 30）。这三个女巫从表象看来是超自然的，实际上她们也是麦克白心中的恶魔，是自由意志中过盛而想不正当地获得的权力意识在作祟。魔鬼在麦克白的自我的心中，而不在别处。他遇上的三个女巫所说的他会为王的预言、麦克白不败的神话、班柯闹鬼等等这些超自然因素，其实是一种心理映射。《李尔王》里葛罗斯特的私生子爱德蒙说：“人们最爱用这一种糊涂思想来欺骗自己；〔……〕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的行为，全都是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

1 本文所采用的莎士比亚剧本译文皆出自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以下只注明幕次和场次，不再一一说明。

冥之中驱策着我们”（第一幕第二场）。如果以这一点来做比较，就很容易明白，麦克白的错误或者是超出道德底线的罪恶不在于至少不全在于超自然力量的唆使，而是由自我内心过度的权力意识所铸就的。因此，无论是流于表面的权欲还是以超自然因素的形式潜藏的权欲，无不揭示了麦克白过盛的权力意识。权力意识使得他的自由意志摆脱了理性意志的管束，打破了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平衡。这种平衡为一种杠杆原理，倾向于人性则获得美德，相反则出现伦理体系的失衡、道德的破坏。麦克白则是莎士比亚笔下人性因子惨遭毁灭的典型案例。

## 二、上层建筑建设：伦理选择价值的目标和判断

关于“上层建筑”，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多种阐释和界定。一种是相对于“经济基础”（social base）的界定，包括“由政治、法律、道德、宗教以及艺术构成的社会的‘上层建筑’”（Honderich 80-81）。它可以指“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中人民的思想有关；还可以指“非经济社会机构”（Honderich 80-81）。就麦克白而言，就是由权力具象而来的权力机构。在麦克白的经历中，他未来得及稳步管理他奋斗和建设的上层建筑，而是在一种追求中试图获得王冠和王权。由于他的获取途径违反了社会规约普遍认可的道德准绳，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失衡了，因此未能成功，他的“伟大事业”半途而废，没有加冕登极，实现他的上层建筑的建设。

上层建筑体现为一些社会关系的集合，呈网状结构出现。在麦克白的网络中，麦克白与邓肯国王的君臣关系存在亲缘关系。《哈姆雷特》《李尔王》中也有类似情况，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李尔王与他的女儿们，都只是一种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集合。奥瑟罗与威尼斯公爵体现为一种比较疏离的关系，虽然矛盾偏重于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但伊阿古、凯西奥也都和奥瑟罗一样，处于一个由亲缘关系交织而成纠缠不清的权力之网中。由于权力与利益集合紧密相连，权力集中的地方也是善恶矛盾最为尖锐和突出的地方。麦克白是邓肯国王的亲戚，是他的表弟，这似乎是该隐—亚伯两兄弟关系的一种延伸。该隐和亚伯都可以从上帝那里获得好处和利益，同样，麦克白和国王邓肯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虽然权力关系网中的人从自然属性上说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在他们被赋予品性、伦理品质以后，就变得不同了。正如李尔王的三个女儿形成了两类，分别代表善恶；就像该隐动手杀死兄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杀戮；对于哈姆雷特的父王来说，他意想不到地被自己的亲兄弟送上了黄泉路；同样，麦克白受到利益的蛊惑而不顾与邓肯之间的血缘关系，杀掉了邓肯。

在莎士比亚时代，由于受到托勒密宇宙学说的影响，人们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等级秩序：从完全没有灵魂的物体，到植物、动物、人、天使和上帝。每一大类还分为很多小的等级，其中在人类里面，国君相当于

上帝。由于一切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试图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用暴力篡夺一个更高的位置，就是打乱了自然与神圣的秩序。[1]麦克白不顾秩序关系，企图通过弑君篡位来跨越横亘在自己与邓肯之间的等级界限。因此，麦克白杀掉邓肯国王的这一过程，实质上可以视为一种阶级斗争。因为他们之间关系近，可以算是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但马克思在有关研究阶级斗争的论述中表示，阶级不仅是斗争的党派，而且是物质和经济实在的载体，而他们的生活则被置于这种实在之中。[2]由于所处阶级的不同，麦克白与邓肯国王所享受的权力与利益自然不同。所以，麦克白在这种权力意识的驱动下，为了获得上层建筑具体权力所带来的极大利益而置亲人和君臣之间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于不顾，杀害了邓肯，打破了双重的伦理禁忌。由他身上的兽性因子推动，破坏了社会中普遍公认和遵守的伦理秩序。麦克白和他后来获得的上层建筑结构，鲜明地打上了斯芬克斯因子体系失衡的烙印。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结构，显然是不得人心的。同时，他自己也内心矛盾、魂不守舍的，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 三、斯芬克斯因子与麦克白不可逆转的命运

如布拉德利所说，麦克白的悲剧结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3]在《麦克白》中有许多诸如鬼魂、女巫、预言的超自然因素，往往人们会把一些看似巧合的因素之间的关联，看成一种无法预测也来不及或者难以掌控的因素，或因人力之不足，或因人力判断之误，最后归结起来，理解为命运。命运还被人格化，塑造成命运之神，来左右或者管控人的行为和行动。在《麦克白》中，处处涉及到一种“特定顺序的命运的逆转”（Bernad 49-61）。但正如布拉德利所强调的那样，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面没有那种粗糙的宿命论，也没有像希腊悲剧里的那种命运，它可以不管一个人的情感、思想和决心，而预先注定他将来会遭到不幸。[4]在麦克白的命运走势中，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麦克白一错再错？“命运”的向量实际是由伦理系统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张力取向控制着的。从在麦克白的具体毁灭行动中可以看到，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前进，难以回头。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第三幕第四场）。那么，斯芬克斯因子究竟是如何在他一步步的错误行动中发挥作用的呢？

就麦克白而言，如是去讨伐一个天理不容的昏君、暴君（正如麦克白被麦克德夫讨伐），而获得正义的权力则是正确的，是值得拥护和肯定的。事实上，

1 参见 谈瀛州：《莎评简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197。

2 See Stumpf, Samuel Enoch and James Fieser,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Survey with Essential Readings* (10th ed. New York: MacGraw Hill Companies, Inc., 2015) 395.

3 See Bradley, A. C. *Shakespearean Tragedy* (New York: Meridian, 1955) 21.

4 See Bradley, A. C. *Shakespearean Tragedy* (New York: Meridian, 1955) 21.

在这样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规范之下，麦克白自身也饱受着伦理恐惧的煎熬，所以他在谋杀班柯及其子时，用谎言欺骗刺客，试图以正义的名义刺杀班柯。他试图用表面的疯狂和残暴来掩饰自己内心遭受的权力威胁和伦理恐惧。倘若他真能不顾任何伦理道德，他便不会无法入眠、行为疯癫了。他深知自己实施了伦理犯罪，深知他人不会饶恕自己，所以才试图以疯狂的杀戮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对于麦克白周围的人来说，弑君篡位是违背伦理纲常的罪行。因此，正义、忠诚的班柯当众说道“站在上帝的伟大指导之下，我一定要从尚未揭发的假面具下面，探出叛逆的阴谋，和它作殊死的奋斗”（第二幕第三场）。如果麦克白不杀班柯，那么班柯一定会揭露出他的丑行，一旦丑行暴露引起众人不满，不但会威胁到麦克白手中的王权，甚至会威胁到他的生存。同样，他也不希望麦克德夫成为下一个班柯，揭露他的丑行，所以在第一次伦理选择错误所引发的后果的推动下，麦克白难以收手，只好一步步“涉血前进”（第三幕第四场）。正如第五幕第二场中安格斯和孟提斯评价的那样：“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怔忡不安呢”。一方面，正义的力量已经倒向受害者，另外一方面麦克白内心已垮。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他无以为继，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支持他走下去。

在《麦克白》中，斯芬克斯因子对麦克白不可逆转的命运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麦克白自由意志中的权力意识过于旺盛，另一方面表现在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失衡，导致他伦理意识混乱，从而形成了一种充满惯性而难以阻止的力量。但最重要的一点影响是，斯芬克斯因子的失衡导致他在特定伦理环境之下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麦克白因为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而获得了想要得到的权力，这里的权力推翻了他的伦理体系中作为主力控制和养成美德的那一部分，同时导致众人不满和内心不安，最终失去了权力。

权力欲实现的最终成果是组建他们相应的实体体现，那就是上层建筑。麦克白的上层建筑是他作为国王的机构，但由于他不是按正义和美德作为精神组建的，最终势不可挡地被倾覆了。这些与他的斯芬克斯因子、权力欲望过盛、伦理选择的错误等有根本联系。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使得麦克白根据权力意识塑造出来的自我伦理与相应的上层建筑均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悲剧的“命运”。麦克白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行凶作恶时是犹豫不决的，要依靠外界的包括人为的和超自然的力量加以推进和催化。而且，由于他尚存良心，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摧毁，从而酿成悲剧。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真实展现了人性的两面性，同时表现了一种符合当时笛卡尔的沉思哲学精神，体现了人文主义关怀。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

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是美好的共同体，领袖和权力的拥有者自然需要具备美德，麦克白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成为历史教训和悲剧载体。

## Works Cited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C. D. C. Reeve. Indianapolis, IN: Hakett Publishing, 2014.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

Bernad, Miguel A. "The Five Tragedies of Macbeth." *Shakespeare Quarterly* 1(1962): 49-61.

Bradley, A. C. *Shakespearean Tragedy*. New York: Meridian, 1955.

Halliday, F. E. *The Cult of Shakespeare*.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57.

Honderich, T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Ne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P, 200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 Zhu Shenghao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Stumpf, Samuel Enoch and James Fieser.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Survey with Essential Readings*. 10th ed. New York: MacGraw Hill Companies, Inc., 2015.

谈瀛州：《莎评简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Tan Yingzhou. *A Concise History of Shakespeare Criticism*. Shanghai: Fudan UP, 2005.]